



月圆人圆事事圆

□施崇伟

元宵又至，窗外圆月高悬，津城格外热闹。

滨江路上早早挂起了红灯笼，一串串，一排排，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江风拂过，灯笼轻轻晃动，像在招呼过往的行人。广场上搭起了舞台，锣鼓声远远传来，舞狮的队伍正在热身，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

我站在阳台上望着这番景象，想起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在正月十五这天登基，从此把这一天定为元宵节。从那时起，年年此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头巷尾歌舞升平。辛弃疾写得好，“东风夜放花千树”，那是古人的元宵盛景。而今人过元宵，热闹不减当年。

手机响了，是女儿发来的视频。她在远洋之外的城市，和几个朋友一起包汤圆。屏幕上，她举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汤圆给我看，笑得像个孩子。挂掉视频，母亲在厨房喊我：“快来，水开了，可以下汤圆了。”

一家人围坐在桌前，一人一碗热腾腾的汤圆。我用筷子轻轻拨开，黑芝麻馅缓缓流出，香气扑鼻。这味道，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记忆深处，儿时的元宵节是从天黑前开始的。那时住在村子里，天一擦黑，生产队的坝子就架起了打铁炉子。我们一帮孩子抢着拉风箱，“哐当哐当”，风箱有节奏地响着，炉火越烧越

旺。大人们头戴草帽，蹲着马步，平端木板，排成一排。队长站在最前面，一声令下，大家把滚烫的铁水颠向空中。队长跳起来，挥动手中的木板击打铁水，“哗”的一声，铁水冲向夜空，散开成千万朵铁花。那铁花比烟花还要亮，照亮了整个村庄，照亮了我们的笑脸。

除了打铁花，最盼的就是吃汤圆。母亲早早就和好糯米面，备好芝麻馅。一家人围在灶台边，手里搓着圆圆的汤圆。母亲总是悄悄往几个汤圆里包进硬币，说是谁吃到谁这一年都有好运气。汤圆下锅，在水里翻滚，浮起来就熟了。我每次都要细嚼慢咽，生怕错过了硬币。有一年真让我咬到了，母亲比我还高兴，说这孩子有福。

那时的汤圆，不只是甜在嘴里，更甜在心里。

碗里的汤圆快吃完了，父亲讲起他小时候的元宵节。那时他跟着大人去镇上赶庙会，有踩高跷的，有耍狮子的，还有卖糖人的。爷爷给他买了一个糖人，他舍不得吃，举着糖人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糖人化了，粘在手上，舔舔手指头，也是甜的。

元宵节的意义，不只是吃一碗汤圆，看一场花灯。它是一种传承，把祖祖辈辈对团圆、对美好的向往，一代一代传下来。无论是汉代的祭祀，唐代的灯会，宋代的元宵词，还是我们小时候的

打铁花，今天的舞龙舞狮，形式在变，内核没变。那就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眷恋，对未来的期盼。

吃完汤圆，一家人出门看灯。滨江路上人山人海，孩子们骑在父亲肩头，手里举着小灯笼。情侣们手牵手，在灯下拍照。老人们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脸上挂着笑。

江面上，一轮圆月倒映在水中，随着微波轻轻荡漾。月是故乡明，这话一点不假。此时此刻，多少游子 and 女儿一样，在他乡望着同一轮月亮。月亮不说话，但它把所有人的思念连在一起。

走到广场中央，舞狮队正在表演。那只红色的狮子眨着眼睛，摇头摆尾，时而跳跃，时而翻滚，引得观众阵阵叫好。

继续往前走。灯火阑珊处，有人在猜灯谜，有人在买糖葫芦，有人在放孔明灯。一盏盏孔明灯升上夜空，越飞越高，渐渐变成一个个光点，和星星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夜深了，人群渐渐散去。回家的路上，月亮一直跟着我们，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推开家门，电视里还在元宵晚会。母亲坐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

我关掉电视，站在窗前。月亮挂在竹梢上，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这样的夜晚，真好。月圆，人圆，事事都圆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廊灯火暖元宵

□王治刚

抵达黔江濯水古镇时，已近傍晚。我和妻儿都饿了，吃罢有名的黔江鸡杂，酸萝卜的味道还在口中回味，夜幕已经合拢。

吊脚楼檐下的红灯笼已全部亮起，街上行人越聚越多，夜色中的古街本就比白天热闹，元宵夜的古街更是热闹非凡。

在街上流连半个小时，我们最终踏上风雨廊桥。今夜，这条六百五十八米的廊桥灯火通明。远远望去，灯光把桥的轮廓勾勒得清晰分明。走近桥头，一个顽童正举着小灯笼跑过，银铃般的笑声追着灯笼跑。几位穿着苗族服装的姑娘走过，那满身的银片，在灯光照耀下，分外夺目。另有几位穿着镶有西兰卡普的衣裳的壮族小伙走上桥来，这衣服色彩绚烂，丝毫不逊苗家姑娘的盛装。

踏上廊桥，廊柱间悬挂的一串串红

灯笼，此刻看得更加真切，暖意扑面而来。江上，几只挂着红灯笼的小船缓缓划过。儿子趴在栏杆上不肯走，盯着那些小船看了许久，直到它们消失在灯影深处。多数游客都举着手机拍照，这一步一景的地方，似乎拍多少照片都嫌少。

凭栏远眺，古镇与廊桥的灯火连成一片，阿蓬江成了一条流动的金色丝带。江上，不时飘过几盏荷灯，烛光摇曳顺流而下，那是有人在放灯祈福。借着这些祈福灯，我们一家人各说了一个马年吉祥话。我说：“今年干什么事，都能马到成功。”妻子说：“做人做事，都不能少了龙马精神。”儿子说：“今年中考，我定要一马当先。”

行到一处江边平地，在那儿排队拍照“打卡”的人众多，我们也加入其中。

果然，从这个角度望去。风雨廊桥恰似一条红光笼罩的长龙，左可望龙头，右可望龙尾。左右合一起望，那就是一条矫首欲翔的巨龙。一家人拍照留影后，恋恋不舍地离去。

行到龙尾后，我们沿着原路返回。忽然，儿子指着桥头说：“那里好热闹。”桥头的亭子里围着一群人。走近才知道，是有人在卖汤圆。用一次性碗盛着，每碗才三元，这价格实在便宜，带着一种廉价让游客品尝元宵的意思，买的人特别多。我们买了三碗，热腾腾的汤圆浮在红糖水里，咬一口，糯米的甜香浓浓，吃完，整个人更觉得温暖。儿子吃得嘴角沾糖水，妻子笑着给他擦掉，旁边一位老奶奶看着我们，笑着说：“祝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甜甜蜜蜜。”

夜深了，回望廊桥，桥上灯火依旧明亮。每一扇花窗都透出暖光，把游人的影子拉得长长，又融进灯火里。我望了望江面，江上的灯影还在荡漾，远处的古镇人家，灯火星星点点。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元宵乐

□向开成

幼时河包老街的元宵节，从不是一日的喧嚣，而是绵延数日的欢喜——品的是人间烟火，赏的是乡俗风情，乐的是刻进骨子里的家乡年味。

最先暖透心窝的，是一碗自家手作的汤圆。每逢元宵，母亲定要用家里石磨细细磨出糯米粉，包上黑芝麻馅，煮得圆润软糯，端到我和弟弟面前。她总会说：“吃了汤圆，新一年顺顺当当，再难的坎儿，一滚就过去了。”那汤圆裹着母亲的温软心意，绵密香甜，甜在舌尖，更暖成往后一整年的踏实与心安。

元宵的重头戏，当属满街流光灯火。那时节，家家户户门前都悬着一盏

红灯笼，暖红的光映着斑驳门楣，也映着老街的石板路。母亲总牵着我 and 弟弟的手，挤在熙攘人潮里看灯，边走边讲祖辈传下的老话：灯笼能辟邪、能添福，更能照见一整年的好光景。稍长几岁，随亲戚去看自贡灯会，万千灯盏流光溢彩，宏大的场景、鲜活的灯影故事，都成了眼底最绚烂的童年记忆。

从正月初七起，河包老街便被舞龙舞狮的欢腾填满。多是本土本土的农家子弟或生产队组队，挨家挨户拜年贺喜。锣鼓一敲响，队伍便在门前摆开架势，腾挪跳跃，再伴着悠扬的固定调子唱起来：“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里来耍龙灯……恭喜主人大发财！”街坊们或递上五分一角，或掏出一元两元，图的就是一份新春吉利。若是街面宽敞，汉子们便放开手脚，舞得酣畅淋漓。我最

偏爱狮队里的笑和尚：圆乎乎的面具眉眼带笑，手执孔明扇，踩着鼓

点，一步三摇，从容戏耍着威猛闹腾的雄狮，诙谐模样惹得满街喝彩。

拜年贺喜也偶有失手之时。一回，邻居李老大特意拿出十元大钞，用筷子摆字谜拦路：“四四方方一座城，二十四人里边藏……”一队舞龙人围在一起左猜右想弄了半个多时辰，抓破脑袋也没猜出是个“囍”字。最后只得唱上一长串吉利话，挤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在半条街的哄笑声里，敲着锣鼓灰头土脸地赶往下一家。

正月十五，才是河包元宵最沸腾的高潮，年年万人空巷。镇政府牵头，各单位轮番献艺。傍晚刚至，街道便清静待，家家户户挂灯笼挂鞭炮，盼着巡游队伍到来。先闻远处锣鼓喧天，再看秧歌队踩着节拍翩然而至，划旱船的“美髯公”悠然滑行，背媳妇的猪八戒摇摇晃晃、憨态可掬……而最让乡人骄傲的压轴戏，当属荣昌河包独有的肉龙——这始于明初的民间舞蹈，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舞龙人作龙身，尽显川渝儿女的干脆飒爽。一到开阔场地，舞龙的小伙子们精神抖擞，龙头追着宝珠翻飞腾跃，“龙缠腰”“龙洗澡”“龙过江”，一招一式，释放挣脱羁绊的力量，燃起憧憬未来的活力，将热闹掀向一浪又一浪的顶峰。那天的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裹着老街滚烫的烟火气，填满了我整个童年。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梅(外三首)

□石子

梅开了，开得寂寞
她想雪想到骨头里，雪却迟迟不来
她甚至准备好一树香
与雪分享，雪却迟迟不来
她拉住风的手说话，像祥林嫂一样可怜
风不搭理，扬长而去
阳光虚情假意，说些无关痛痒的话
就是不告诉她雪的信息
满天的星斗相距太远，可望而不可即
喜欢黏人的蝴蝶也随燕子去了远方
爱摄影的湖水藏起相机
野花和青草，闭关修行
要等春天到了才出来
梅想雪想得形销骨立，她阴下脸
黑夜便降临

早春

风从南窗进来
与书桌的文字并肩散步
称兄道弟，不肯离开
我坐在桃木椅中，读桃花的诗
猜想，南山那片桃林
体温，应该高了几度

桃花

流水打你的主意，你蒙在鼓里
那条路上的脚印，被谁移花接木
捕风捉影，植入暧昧的隐喻
蜂飞蝶绕也是罪过
只有诗句从竹筒和线装书里站出来
替你辩白

美人梅

美人梅抢来阳光中的粉红
颠覆冬天的黑白灰
自己却被镜头拐走，摆pose
堆笑脸，稀里糊涂，把香也搭进去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春天的门(外一首)

□杨辉隆

春天的门，是团年饭上
父老乡亲划拳的吼声撞开的
春天的门，是山尖上
雪的哭声惊醒的

我在等待柳梢那一瓣褪壳的鹅黄中
听见了老牛从鼻孔中发出的哞哞声
燕子在老屋的檐下飞舞着为春天谱曲

春天的门，是山村小姑娘
上学路上被春雨打湿的睫毛
是老哥耕地时滴落在田地里晶莹的汗珠
是大爷清晨吧嗒吧嗒的烟斗里冒出的星火
是九月里一碗香喷喷的新米饭

蜜蜂与嫩芽

一群蜜蜂
舞动一朵桃花
仿佛舞动着整个春天
我急忙望一望远方
锄头的声音已击碎天空

沿着春天行走
一粒枯草的嫩芽
在脚下攒动
照亮了我的心
我终于认识了一种叫光芒的东西
——春天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童诗二首

□罗宇昭

冬天的太阳

冬天的太阳，
像一床被窝。
钻到里面，
暖了身子，
也暖了心窝。

冬天的风

冬天的风，
它像一把锋利的刀，
割掉了树上的
树叶宝宝，
它也太可恶了。
(作者系小学一年级学生，指导老师付政琼)

